

怀念胡宁先生

戴元本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胡宁先生是国际上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长期从事粒子物理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他是在我国开辟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胡先生在双星系统的引力辐射、核力的介子理论和色散关系等方面都在理论的开创阶段做过有重要影响的工作。1965至1966年间他又参与建立和发展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胡先生通过他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和培养对年青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理论物理研究的发展发挥了个人的影响。

胡宁先生的工作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一直被人们记住。苏联“现代物理问题”等刊物在关于色散关系和引力辐射的专集中作为历史发展中代表性的文章分别收录了胡先生的工作。双星引力辐射的实验观测得到1992年的诺贝尔奖金，这其中包含着胡先生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我和同事在国外遇到的外国同行向我们询问中国学者的情况，胡先生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位。

我最早知道胡宁先生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那时我正在自学量子场论，阅读了Wentzel的“Quantum Theory of Fields”和Pauli的“Meson Theory of Nuclear Force”。那是国际上最早的量子场论书。我看到这两本书都多次引用了胡先生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对胡先生就很景仰。但是直到1960年以后我才有机会

见到胡先生。大约在1962年中，胡宁和朱洪元、张宗燧三位先生有多次聚会，共同讨论物理。我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当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胡先生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在讨论中有时主动问我的意见。他还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很快我就对胡先生有亲近感。以后和胡先生的长期交往中，这种亲近感更加深了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后，开会时胡先生常常坐到我的身边，和我谈会上讨论的问题。胡先生对于我既是老师，也是朋友。

胡先生非常关心我国理论物理学和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在各种会议上，他一贯地表示了对这两个基础学科的支持。胡先生多年来担任理论物理所的学术委员。虽然年事已高，每次学术委员会开会他都出席并发表意见。他多次提出我国需要一个理论物理的交流中心，要创造条件使活跃的理论物理学工作者能常在一起讨论和合作研究，要有像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那样好的学术环境。他还向我说过，要支持我国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对当前基础研究遇到的困难，胡先生多次表示关切。去年四月在理论物理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由于疲劳他突发心脏病。从那时以后他的健康一直没有能恢复。

胡宁先生的去世是我国理论物理学界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八十书怀

胡宁作于1996年2月

八十居幽燕，故园齐楚间。泛舟下北固*，游学滞江南。辽锦初沦陷，北平难久安。
欲临秦隘险，一睹汉关严。得饮玉泉水，长怀燕岭妍。仓惶失鲁冀，辗转入湘滇。
炮火出林上，钻研蒹葭间。曲肱亦易乐，昂首非为癫。草木岂无异，性情亦有偏。
鲁直每不羁，容恕亦释然。去国习微艺，归来思展添。逝时虽苦短，劲业未疏闲。
守闭误思审，律规窒创言。十年值动乱，一蹶难复前。划地以围步，戴盆难望天。
感时以自勉，亦以励余年。

* (镇江)北固山北临大江，有“天下第一江山”石刻。